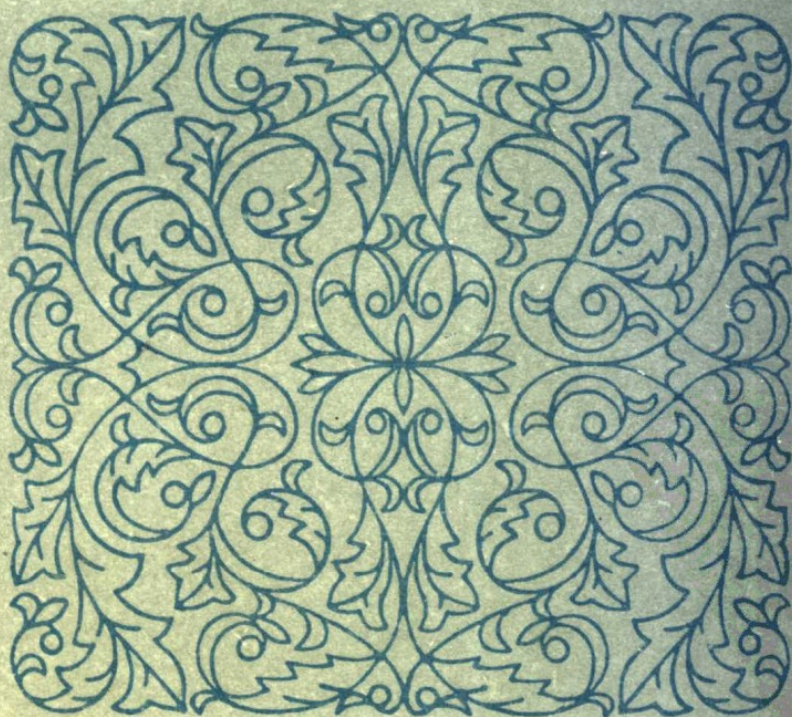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75 •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75 ·

歷史·地理類

印光大師永思集

陳海量編輯

弘一大師永懷錄

姜丹書等著

太虛大師紀念集

漢藏教理院同學會太虛大師  
追悼委員會編輯

上海書店

新學  
PDG

---

姜丹書等著

弘一大師永懷錄

---

新學社  
PDG

一 像 畫



繪 一 抱 陳

畫像二



癸未元旦弟子豐嬰行敬繪

弘一大師示寂之周年，上海記念會同人蒐輯各方記述懿行及哀誄之作，編爲一集，以寄追懷，名曰弘一大師永懷錄。師之芳軌盛德，於此可見梗概焉。四方多難，郵書阻梗，兵燹以後，舊刊蕩然，茲之所收，容有未盡，搜遺補闕，期諸方來。綜師一生，爲翩翩之佳公子，爲激昂之志士，爲多才之藝人，爲嚴肅之教育者，爲戒律精嚴之頭陀，而卒以傾心西極，吉祥善逝。其行迹如真而幻，不可捉摸，殆所謂遊戲人間，爲一大事因緣而出世者。現種種身，以種種方便而作佛事，生平不畜徒衆，而攝受之範圍甚廣。集中作者不盡爲佛徒，其所仰慕者，或爲師之氣宇，或爲師之才藝，或爲師之德行。其與師之關係，或爲故舊，或爲師弟，或則竟無一而之緣，徒以景仰師之高風亮節，致其私淑之忱於不自知者。凡所論述，皆各抒所感，伸其敬慕，不必悉合佛法，亦不必一一以尋常佛法繩之。一月當空，千潭齊印，澄澈定盪，各應其機。讀斯編者，作如是觀可也。癸未九月，夏可尊序。

# 弘一大師永懷錄目次

## 第一輯

傳一	姜丹書	一
傳二	僧審	八
傳三	嘯月	三
記弘一大師之童年	胡宅梵	三
弘一法師之出家	夏丐尊	三
弘一法師的生平	高文顯	三
弘一大師在白湖	亦幻	四
弘一法師在閩南	陳祥耀	五
弘一律師在滿山	火頭僧	五
弘一律師的性養與感化	途居	六
送別晚晴老人	李芳遠	六
懷晚晴老人	夏丐尊	七
弘一法師之別署	蔡吟因	七
兩法師	葉紹鈞	七
緣	豐子愷	八
「千憶漫畫」序	夏丐尊	八
紀弘一師尊攝受因緣	曾文榮	九
晚晴老人生西後之種種	妙蓮	九
戒殊苑一夕談	蔡冠洛	九
第一輯		
驚聞弘一大師生西	妙真	九
其一		

弘一大師永懷錄 目次

## 其二

悼弘一大師	德森	九
弘一律主德惠之回顧	震華	九
親近弘一大師之回憶	親顯	一〇
弘一法師	性常	一〇
我虔念著弘一大師	印西	一〇
略紀一公大師德慧	難田	一〇
弘一大師遷化感言	師慚	一六
哭弘一大師	楊東	一九
追悼弘一律師	愴痕	二三
悼律宗泰斗弘一大師	文心	二三
悼弘一大師	性光	二七
紀念弘一法師——死	賢悟	二八
我最敬仰的弘一上人	開途	三三
弘一大師的遺著	覺星	三五
述懷	夏丐尊	三七
余與大師之關係	范寄東	四〇
追憶大師	袁希濂	四四
悼弘一師	姜丹書	四七
我與弘一大師	顯念居士	五〇
何緣之懷	胡樸安	五三
去去就來	馬敘倫	五五
何以紀念大師	李圓淨	五五
	觀一居士	六一

弘一大師永懷錄 目次

廓爾亡首的弘一大師	蔡冠洛	二六	弘一法師與我	黃福海	二五九
憶李叔同先生——弘一大師	朱文叔	二六	寂寂靈禪師兼懷晚晴老人	陳海暈	二五五
紀念晚晴老人	陳祥耀	二六	弘一師生西感言	鄭頌英	二六六
感言	懺罪生	二六	千江印月集	葉青眼	二八八
晚晴老人與釋峯老人	志西	二六	痛念弘一大師之悲悲	大空	二六一
私淑弘一大師	宗性	二八	紀念我的師父	謝勝法	二六七
香火因緣話晚晴	陳海暈	二九	弘一律師	內山完造	二八八
弘一大師生西有感	陳秋霞	二九	弘一大師出家的研究	其一	容起凡
話舊	陳无我	二九	其二	了緣	二七四
弘一大師書簡集序	蔣維喬	二七	哭亡師	李芳遠	二七九
記弘一法師	曹聚仁	二八	弘一大師與曼殊和尚	陳心純	二八一
憶弘一法師	劍痕	二九	懷弘一上人	柳亞子	二八五
弘一法師之生平	蕭然	二九	悼弘一法師	陸丹林	二八七
弘一法師遺著遺囑	王夢樞	二九	憶弘一法師	孤芳	二九〇
弘一法師的心靈之歌唱	余靜之	二九	追念弘一大師	朱良春	二九三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志雄	二九	法味	豐子愷	二九四
我憶法師	許霏	二九	第三輯		
憶李叔同先生	傅彬然	二九	第三章八首		三〇九
紀念弘一法師	顧一塵	三〇	第四輯		
讀弘一法師與李居士書札	蔡丐因	三〇	讀誄二十四首		三一九
悼弘一大師	楊勝南	三〇	第五輯		
紀念所仰慕之弘師	白韻	三〇	輓詩四十六首		三二八
弘一大師生西感言	幻絲	三〇	第六輯		
怎樣紀念弘一大師	高根深	三〇	輓聯七十九副		三三四
紀念弘公與余之因緣	勝義	三〇			



# 弘一大師永懷錄

## 傳一

姜丹書

弘一上人，俗姓李，初名廣侯，繼名岸，字息霜，號叔同，喪母後，改名哀，字哀公，既又易名息，字息翁，試驗斷食後，改名欣，字俶同，旋又易名嬰。釋名演音，號弘一，別署甚多，將欲與法數百八同其目云。天津人，系出浙之平湖。其父某公爲名進士，官吏部，晚年耽禪悅，清光緒六年，歲次庚辰，生上人於蓬室，時父年已六十有八，而母年纔二十餘，生四歲卽失怙。上人生時，有異徵，雀銜松枝降其室，上人自言，此松枝至今猶保存云。上人幼時，天資穎悟，性情外倜儻而內恬醇。家頗富有，嫡長兄好散財，父故後，家情漸異，至難相安。上人年近弱冠，奉母氏王太夫人南下，寓滬濱，入南洋公學肄業，固已文采斐然。時光緒二十六年間，滬上初興學堂，有許幻園者，居上海城南，顏所居曰「城南草堂」，家富厚，而人慷慨。設學社，曰「強學會」，常懸獎徵文，上人投稿，名冠其曹者三次，許君奇之，恨相見晚，特闢城南草堂之一部，俾上人奉其母居焉；從此相交至篤，情同管鮑。居無何，母故，上人脫無掛礙，乃東渡留學，會填金縷曲一闋留別祖國，并呈同學諸子，此光緒三十一年事也。其詞曰：

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於酒。襟情不斷淞波溜。恨年年，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淒風眠不得，度羣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

讀其詞，見其志，其抱負固不凡矣。既東渡，肄業於東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習繪畫，同時從諸專家習音樂，學理與技巧並進，造詣皆甚深。其時我國游學東西洋者甚少，而學新藝術者尤如鳳毛麟角，上人蓋第一人。先是，上人年少翩翩，浪跡燕市，抱屈宋之才華，生叔季之時會，一腔牢騷憂憤，盡寄託於風情瀟灑間，亦曾走馬章臺，嘶磨金粉，與坤伶楊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謝秋雲輩以藝事相往還，抑蓮爲君子之花，嶮然泥而不滓，蓋高山流水，志在賞音而已，醉翁之意，未必在酒也。茲錄其贈歌郎詞一首如左：

金樓曲 贈歌郎金娃娃

秋老江南矣。恁匆匆，喜餘夢影，樽前月底。陶寫中年絲竹耳，走馬臨脂隊裏。怎到眼都成餘子。片玉崑山神朗朗，紫櫻桃，漫把紅情繫。愁萬斛，來收起。泥他粉墨登場地。領略那英雄器宇，秋娘情味。雛鳳聲清清幾許，銷盡填胸澁氣。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無一事，問何如聲色將情寄。休怒罵，且遊戲。

此光緒三十年作也。上人留學後，既精描寫，復擅歌詠，更感於異國情調，遂聯合留東同學會延年

李道衡與我尊輩，創組春柳劇社於東京，而自爲領班，飾旦角，表演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等新劇，名噪一時。蓋上人爲天生藝人，美豐姿，善表情，其獻身劇場，不但以風流自賞，且欲以美術淑世也。我國新劇，實導源於此。有清末葉，上人學成歸國，社亦移滬，惟此後別有主之者。上人則執教鞭於天津工業專門學校。辛亥鼎革以後，赴滬爲太平洋報社主筆焉。

太平洋報，在當時爲報界後起之秀，以上人主筆政故，形式嶄新，尤重文藝，而上人書法之妙，亦赫然昭示於天下。余與上人，初爲文字交，先卽以報章文藝相往還，繼爲南社同文。至民國紀元，始同事於浙江兩級師範學校，以至改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五六年間，志同道合，聲應氣求，相交益契。方清之季，國內藝術師資甚希，多延日本學者任教，余先民國一年受聘入是校，而省內外各校缺乏藝師也如故，於是校長經子淵氏，特開高師圖畫手工專修科，延聘上人主授是科圖畫及全校音樂。上人言教之餘，益以身教，莘莘學子，翕然從風，同時，亦曾一度兼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導師，是以藝林狂狷，裁成衆多，典型長垂，鐸音未替，流風餘韻，山高水長，凡我同道多能言之。蓋此時之上人，已爲恂恂儒雅之布衣君子，非復風流倜儻之濁世佳公子矣，豈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者耶！上人自爲人師以後，刻意於本身之修養，聞「斷食」可使身心更新，乃於民國五年，乘寒假餘閒，往西湖虎跑大慈寺，身親驗之，兼旬而回，爲余言：「第一週間，漸減食量，并漸薄其質，由兩碗而一碗，而半碗，而斷粒，由飯而粥，而湯，而水，

第二週間，全飲泉水，第三週間，一反第一週之序而行之，以至復原，經過良好。」余視之，面目黧瘦，而神采奕奕。余問：「當第二週間完全絕食時，有何異感？」答曰：「心地非常清，感覺非常靈，能聽人所不能聽，悟人所不能悟。」定能生慧，理固然也。上人以一名士而爲斯奇舉，寺僧自必異而近之，況住居日久，環境移人，載具宿根，乃染佛化，返校之後，室內供佛，朝夕膜拜，卒至皈依，乃於民國七年夏，實行剃度於大慈寺矣。時正三十九歲。上人雅擅書法，世所共知，然歷年已來，面目屢變，丐者愈衆，作者愈勤，所作漢魏六朝分隸真書居多，金石書畫賞鑑之精，亦異尋常。及入山時，將藝術書物，舉贈北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印章，舉贈西泠印社，筆硯碑帖，舉贈書家周承德，其餘零縑殘素，分歸友好夏丐尊、堵申甫及賢弟子吳夢非、金杏甫、李鴻梁、豐子愷、劉質平、李增庸等爲紀念品，而余先母強太夫人墓誌銘，則爲其在家居時絕筆，書成之翌朝，卽悄然入山，故已預署其款曰：「大慈演音」矣。上人故有妻，居天津，有二子，聞會欲求一面而不得，留日歸國時，攜日姬，居滬，出家時，託友贖遺，初固絕未使之聞也，日姬欲求一面亦不得，慟哭而東返。

上人之將爲僧也，余曾問之：「何所爲？」曰：「無所爲。」曰：「君固多情者，忍拋骨肉耶？」則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將如何？」余因知其非厭世，更非欺世，蓋由於參透人生，飄然出世，世所謂返樸歸真者是也。其於佛門宗派，則爲律宗兼淨土，於修持，則爲苦行，於期望，則仍在救世。上人嘗慨僧界之所以

往往爲世詬病者，咸以不守戒律故，故入山後，精研律學，除在閩會設律學講座外，已成最重要之著作，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此書釐訂原有戒律，製爲表解，化蹟爲晰，條理分明，所加按語，無不精邃，俾讀者易於領會；聞上人於魚罄之餘，專攻六七年始成，稿爲親筆精書，當由穆藕初氏慨捐七百元，委中華書局縮本影印千部，分贈叢林，以淑僧界；原稿付穆氏皮藏，并附預立遺囑，大旨謂：「本衲身後，無庸建塔及設其他功德，祇乞募資重印此書，以廣流布，於願已得。」其次，曰清涼歌集，擬撰三集，已成第一集，歌爲上人作，皆喚醒迷欲之詞，譜爲質平及再傳弟子唐學詠徐希一配製，由開明書店印行。又其次，曰華嚴集聯三百首，專就華嚴經文句選集而成，四言，五言，七言，八言俱備，皆感悟語，亦由開明書店照手蹟印行，稿藏質平處。又其次，曰格言略選：自四言起至十言止，共百二十餘條；上人喜多題別號，每條嵌一別號字義，稿藏質平處，待印行。此外墨蹟甚豐，或流傳人間，或祕藏名山，不具述。上人入山後，律已至嚴，治學至勤，操行至苦，雲遊四方，恆跣足芒鞋，孑然一擔。民國十四五年間，曾過甬市，掛搭七塔寺，雜遊方僧隊伍中。其摯友夏丐尊請至上虞白馬湖暫住，初固辭，強而後可；時丐尊任教於春暉中學，傍湖而居，見其啓擔，一敝席，草已稀疏零落，欲爲易之，不可；一敝巾，質白而已變灰，欲爲易之，亦不可；且曰：「其色雖不白而無害於潔，尙可用幾許年月焉！」說罷，便至湖邊洗冷水面，夏君心焉恤之而無如何也。供張素食，略用香菇，卻之用豆腐，亦卻之，依其意，祇許白水煮青菜，用鹽不用油耳；夏君心欲厚之而無如

何也。作客猶然，其平日之茹苦，可想而知矣！住數日，飄然去。此事夏君嘗爲文以紀之，余讀其文，不知涕之何從焉。夏君及經子淵等，又會發起就舊友醴賓，爲築常住之所，才通啓，識與不識而集者數千金，遂與土木於白馬湖上，顏曰「晚晴山房」。願上人亦謂無需乎此，居未久仍他去。厥後余遇上人於滬市，謂將北上爲兄壽七秩，率經，然以道阻未果。民國十六年春，杭州政局初變，青年用事，銳氣甚盛，已唱「滅佛」之議，欲毀其像，收其宇，勒令僧尼相配。是時上人適卓錫於吳山常寂光寺，倩塔申甫轉邀青年主政之劇烈者若干人，往寺會談，一言微中，默化潛移，先是上人預書佛號若干紙，備贈應約而來之人，乃來人未及所約之數，而紙數適符，若前知者。其最激烈之某君，出而言曰：「時方嚴寒，何來浹背之汗耶！」因此，滅佛之議遂寢。今錄上人致當局函於左：

舊師孑民舊友子淵夷初少卿諸居士同鑒：昨有友人來，謂仁等已至杭州建設一切，至爲歡慰。又聞孑師在青年會演說，對於出家僧衆，有未能滿意之處。但仁等於出家人中之情形，恐有隔膜。將來整頓之時，或未能一一允當。鄙擬請仁等另請僧衆二人爲委員，專任整頓僧衆之事。凡一切規畫，皆與仁等商酌而行，似較妥善。此委員二人，據鄙意，願推荐太虛法師及弘傘法師任之。此二人，皆英年有爲，膽識過人，前年曾往日本考察一切，富於新思想，久負改革僧制之弘願。故任彼二人爲委員，最爲適當。至將來如何辦法，統乞仁等與彼協商。對於服務社會之一派，應如何盡力提倡。（此是新派。）對於山林僻道之一派，應如何盡力保護。（此是舊派，但此派必不可廢。）對

於既不能服務社會，又不能辦道山林之一流僧衆，應如何處置。對於應赴一派（即專作經懺者）應如何處置。對於受戒之時，應如何嚴加限制。如是等種種問題，皆乞仁等仔細斟酌，妥爲辦理。俾佛門興盛，佛法昌明，則幸甚矣。此事先由浙江一省辦起，然後遍及全國。謹陳拙見，諸乞垂察，不具。

弘一 三月十七日

嘗聞豐子愷言，民十七八間，上人暫居其滬寓，偶話舊，忽欲尋訪城南草堂，子愷隨行；至則故居猶存，而主人已易，草堂改爲精舍；入則大動今昔之悲，頓向佛座五體投地，叩頭如搗蒜，肅穆之容，萬籟爲寂，淒涼之氣，四壁凝寒，我佛有靈，當亦同下傷心之淚矣！既知屋已易人，乃求故主何在，心誠求之，其人斯得。嗟夫！蒼天！曠昔慷慨好義之文壇盟主許幻園者，頭已白，耳已聾，憔悴之狀不忍目，而猶伏處陋室，爲人傭書，藉易升斗，以維生活，相接之下，又復大愴。久之，始破涕爲笑，追敘前塵，恍如癡人說夢，此情景，陪坐之子愷，亦不禁涕之沾髯也！民十八年歲次己巳，上人五十誕辰，紹興徐仲蓀氏會爲放生於白馬湖，洋洋焉魚蝦得所，上人亦輕舟漾波，與物同樂，觀者輿感。既而至甬上，有某僧，以籌濟陝災，請至長安，上人不欲拂其意，許隨行，已上船，且將解纜矣；弟子劉質平恐上人不勝西北長途，突入艙，負之返岸，衆視錯愕，上人亦笑任之；師弟之情，恬適之懷，一時傳爲美談。今上人年五十七，而入山愈深，稻居閩廈，窻谷一草庵，不欲再出云。於戲！白雲深處，藏幽人之孤蹤；明月前身，喻蘊禪之風度；渺渺予懷，薰沐紀述；瞻彼南山，曷其有極！載挹風操，未盡萬一；若云高僧續傳，則當俟君子於他日。

## 傳 二

## 僧 睿

師俗姓李。原籍浙江平湖。先世營鹺業於北平，遂寄籍焉。父筱樓公，官吏部，與遜清合肥相國李文忠公爲同年進士，俱出瑞安孫渠田學士門下。爲人樂善好施，風世勵俗，表率一方。師之品格，多秉承乃父。長兄早年見背。次兄長師十二歲，而先天羸弱，爲恐夭亡，乃娶師之生母王太夫人。父年六十有八始生師。當誕生時，雀銜松枝降其室。此枝至今滅度時猶懸諸牀前，其珍貴可知。師生而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志學之年，卽知愛國。謂中華大帝國非變法無以圖存。戊戌政變，與其眷屬奉母南下。初賃居於上海法租界卜鄰里。翌年己亥，與寶山名士袁希濂、儒醫蔡小香、江陰書家張小樓、婁縣詩人許幻園，本以文會友之旨，設文化社於南市青龍橋之城南草堂。號稱「天涯五友」。時師方弱冠，詩文詞賦冠一社。書法整齊挺秀，深得漢魏六朝之祕。尤工篆書及石刻，氣息古厚，不類少年之作。庚子三月，與常熟烏目山僧、德清湯伯遲，及小樓、幻園、希濂等，創辦海上書畫公會於福州路之楊柳樓臺。一時名家如高邕之、朱夢廬諸先生咸加贊許，並入會焉。既而師入南洋公學肄業，小樓、希濂先後東渡留學。幻園入仕途。書畫公會遂以消歇。師於公學畢業後，與海上同志穆恕齋等，設強學會於南市。按期講愛國衛生自立之道，以開風氣。並附設學校，以培後進。時論賢之。乙巳，師送母暨眷屬北上，而自行東渡。卽入東京美術專



門學校肄業，並以其餘力從事音樂之研究。中國學生之得入東京美專者，以師爲破天荒焉。師天資高敏，年考輒冠其曹。曾聯合留東同學會，延年李道衡、吳我尊輩，創組春柳劇社。師爲領班，飾旦角。表演茶花女、黑奴顛天錄等新劇。一時名噪中外。同時加入同盟會。畢業回國，任北洋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圖案科主任教員。辛亥後，應先烈陳英士聘，主上海太平洋報筆政。藉書畫文字以宣傳革命。爲南社巨子。復膺浙江師範學校之聘，主任圖畫音樂七載。在校時與夏丏尊、姜丹書、經亨頤諸先生最相得。而吳夢非、金杏甫、豐子愷、曹聚仁、劉質平、李鴻梁、李增庸、黃寄慈、蔡丐因等，皆其得意門生也。師初好究宋元理學及道書，曾效留侯辟穀修養。寒假時獨詣虎跑大慈寺，斷食三星期。據云並無痛苦，反覺輕快，而心思靈敏，逾於常時。自是常來虎跑。一日適該校延某士演講，睹其傲氣陵人，一幅官寮醜態，恥不屑往。拉丐尊等遊湖消遣。適一僧迎面而來，丐尊云：「安得此僧風度？」師頻頻點頭。無何馬一浮居士介紹一友彭先生，至虎跑出家，師當場目擊，大爲感動。而出家之念，自此始矣。

民國七年，師三十九歲。乘校暑假，將一切書籍字畫衣服等等，分贈各友及學生。復將平生所雕金石，封於西泠印社石壁之中，刊字於壁曰「印藏」。獨往虎跑求剃髮出家。遂於七月十三日，禮了悟和尚爲師正式剃染。法名演音，字弘一。晚年號晚晴老人，取李義山詩「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句。又號二一老人，取「一事無成人漸老，一錢不值何消說」之古意。當剃度時，天津與上海家眷，悉